

知而行书坊

名家雅谈

杨耀文◎选编

# 文化名家谈 酒录



那晚在酒中——善饮酒者，

酒逢知己千杯少。

善品酒者，

酒不醉人人自醉。

善论酒者，

醉翁之意不在酒。

京 华 出 版 社

2008

# 名家雅谈

杨耀文◎选编

文化名家谈录

白  
天  
炎  
日

酒

HELVETIA MILITARIA

●●●●●

附：五五五五五

金剛經 妙法蓮華經

泰山 泰山 泰山

**上海圖書公司**

◆ ◆ ◆ ◆ ◆

JACK FORD

74474

TEV-1

[illegible]

京华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那晚在酒中:文化名家谈酒录/杨耀文选编. —北京:京华出版社,2008

ISBN 978 - 7 - 80724 - 148 - 5

I. 那... II. 杨... III. ①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现代②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15552 号

## 文化名家谈酒录——那晚在酒中

---

编 著 ☐ 杨耀文选编

出版发行 ☐ 京华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楼 2 层 100011)

(010)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(发行部)

(010)64251790 64258472 64245606 (编辑部)

E-mail: 80600pub@bookmail.gapp.gov.cn

印 刷 ☐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☐ 787mm × 960mm 1/16

字 数 ☐ 180 千字

印 张 ☐ 16 印张

印 数 ☐ 1 - 3000

出版日期 ☐ 2008 年 6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☐ ISBN 978 - 7 - 80724 - 148 - 5

定 价 ☐ 29.80 元

---

京华版图书,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

## 前言

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。纵观酒的发展和文学发展史，二者结合得是十分紧密的！从最早的文学著作《诗经》开始，直到享誉海外的《红楼梦》，三千年来的文学著作中，几乎都离不开酒。无论是“葡萄美酒夜光杯”的景色，还是“斗酒诗百篇”的激情；无论是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”的感慨，还是“莫使金樽空对月”的气概；无论是“酒逢知己千杯少”的喜悦，还是“绿酒一杯歌一遍”的心情；无论是“酒不醉人人自醉”的意境，还是“今朝有酒今朝醉”的无奈……千百年来多少文人墨客饮酒吟诵，借酒明志，留下佳作无数，这些绝妙佳句的广泛流传，更为酒增添了一份浓厚、神秘的历史文化底蕴！

历代文人更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司马相如卖过酒；扬雄问字载过酒；曹操感悟吟过酒；曹植上臆耽过酒；孔融志愿空过酒；竹林七贤迷过酒。南北朝后，酒和文人的关系就更为密切。

古往今来，一个酒字，倾倒了多少文人墨客，也令无数王者为之折腰。酒是豪爽的象征，酒是英勇的化身，酒是洒脱的表现。历史与文化给了酒全新的诠释，酒文化源远流长，根深叶茂。

文人的创作离不开对生活的感悟，而酒又是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，酒简直就是文人创作的源源才思。

在这里，我们集合了现当代文人关于酒的所思、所感、所悟，相信你也能陶醉在酒的文化余韵之中。

酒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谈 酒 .....   | 周作人(1)   |
| 酒与水 .....   | 王统照(4)   |
| 沙坪的美酒 ..... | 丰子恺(6)   |
| 吃 酒 .....   | 丰子恺(9)   |
| 湖畔夜饮 .....  | 丰子恺(13)  |
| 宴之趣 .....   | 郑振铎(17)  |
| 微醉之后 .....  | 石评梅(22)  |
| 酒癡 .....    | 胡也频(25)  |
| 酒 话 .....   | 楼适夷(33)  |
| 酒量与酒德 ..... | 秦瘦鸥(37)  |
| 何以解忧 .....  | 陈白尘(40)  |
| 酒 .....     | 柯 灵(43)  |
| 酒呵！酒 .....  | 端木蕻良(48) |
| 喝酒的故事 ..... | 冯亦代(52)  |
| 酒 故 .....   | 黄苗子(61)  |
| 三 醉 .....   | 碧 野(66)  |
| 小酒人语 .....  | 朔 望(72)  |
| 借题话旧 .....  | 方 成(75)  |
| 陪父亲喝酒 ..... | 叶至善(79)  |
| 酒 话 .....   | 黄 裳(82)  |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文化名家谈

# 酒

录

2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就戏谈酒 .....       | 韩羽(84)   |
| 父亲醉酒 .....       | 叶至诚(86)  |
| 我和酒 .....        | 新凤霞(89)  |
| 壶中日月长 .....      | 陆文夫(95)  |
| 醉福 .....         | 忆明珠(101) |
| 坛外说酒 .....       | 公刘(105)  |
| 壶边天下 .....       | 高晓声(108) |
| 酉日说酒 .....       | 李准(116)  |
| 酒和方便面 .....      | 宗璞(121)  |
| 独饮小记 .....       | 洛夫(124)  |
| 诗人与酒 .....       | 洛夫(128)  |
| 酒的反调 .....       | 牧惠(132)  |
| 二锅头颂 .....       | 李国文(135) |
| 我是一个欢乐而醉饮者 ..... | 白桦(138)  |
| 关于喝酒 .....       | 邵燕祥(141) |
| 文人与酒(唱词) .....   | 王蒙(144)  |
| 到“曲江春”吃酒 .....   | 王蒙(146)  |
| 酒趣 .....         | 周明(148)  |
| 醉也难不醉也难 .....    | 张洁(150)  |
| 酒人酒事 .....       | 李硕儒(153) |
| 醉酒 .....         | 李一信(164) |
| 酒颂 .....         | 舒展(167)  |
| 啤酒暮想曲 .....      | 舒展(172)  |
| 潇洒酒乡 .....       | 汪浙成(177) |
| 不酒而酒 .....       | 徐城北(181) |
| 怕酒 .....         | 郑万隆(186) |
| 杏花村访酒 .....      | 梁衡(192)  |
| 泰山与酒 .....       | 李存葆(195) |
| 北京人喝酒 .....      | 肖复兴(199) |
| 酒人 .....         | 高洪波(202) |

# 目录

文化名家谈

## 酒

录

### CONTENTS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斗酒不过三杯 .....     | 舒 婷(205) |
| 酒 .....          | 贾平凹(208) |
| 劝君更尽一杯酒 .....    | 刘锡诚(211) |
| 我与酒 .....        | 莫 言(216) |
| 酒与真言 .....       | 张志民(221) |
| 买酒记 .....        | 池 莉(225) |
| 《红楼梦》与酒及其他 ..... | 周 雷(230) |

周作人

## 谈 酒

## 经典雅谈

酒的趣味只是在饮的时候，我想悦乐大抵在做的这一刹那，倘若说是陶然那也当是杯在口的一刻吧。醉了，困倦了，或者应休息一会儿，也是很安舒的，却未必能说酒的真趣是在此间。

这个年头儿，喝酒倒是很有意思的。我虽是京兆人，却生长在东南的海边，是出产酒的有名地方。我的舅父和姑父家里时常做几缸自用的酒，但我终于不知道酒是怎么做法，只觉得所用的大约是糯米，因为儿歌里说：“老酒糯米做，吃得变 nionio”——末一字是本地叫猪的俗语。做酒的方法与器具似乎都很简单，只有煮的时候的手法极不容易，非有经验的工人不办，平常做酒的人家大抵聘请一个人来，俗称“酒头工”，以自己不能喝酒者为最上，叫他专管鉴定煮酒的时节。有一个远房亲戚，我们叫他“七斤公公”——他是我舅父的族叔，但是在他家里做短工，所以舅母只叫他作“七斤老”，有时也听见她叫“老七斤”，他是这样的酒头工，每年去帮人家做酒；他喜吸旱烟，说玩话，打麻将，但是不大喝酒（海边的人喝一两碗是不算能喝，照市价计算也不值

十文钱)，所以生意很好，时常跑一二百里路被招到诸暨嵊县去。据他说这实在并不难，只须走到缸边屈着身听，听见里边起泡的声音切切察察的，好像是螃蟹吐沫（儿童称为蟹煮饭）的样子，便拿来煮就得了；早一点酒还未成，迟一点就变酸了。但是怎么是恰好的时期，别人仍不能知道，只有听熟的耳朵才能够断定，正如古董家的眼睛辨别古物一样。

大人家饮酒多用酒盅，以表示其斯文，实在是不对的。正当的喝法是用一种酒碗，浅而大，底有高足，可以说是古已有之的香槟杯。平常起码总是两碗，合一“串筒”，价值似是六文一碗。串筒略如倒写的“凸”字，上下部如一与三之比，以洋铁为之，无盖无嘴，可倒而不可筛，据好酒家说酒以倒为正宗，筛出来的不大好吃。惟酒保好于量酒之前先“荡”（置于水器内，摇荡而洗涤之谓）串筒，荡后往往将清水之一部分留在筒内，客嫌酒淡，常起争执，故喝酒老手必先戒堂倌以勿荡串筒，并监视其量好放在温酒架上。能饮者多索竹叶青，通称曰“本色”，“元红”系状元红之略，则着色者，惟外行人喜饮之。在外省有所谓花雕者，惟本地酒店中却没有这样东西。相传昔时人家生女，则酿酒贮花雕（一种有花纹的酒坛）中，至女儿出嫁时用以饷客，但此风今已不存，嫁女时偶用花雕，也只临时买元红充数，饮者不以为珍品。有些喝酒的人预备家酿，却有极好的，每年做醇酒若干坛，按次第埋园中，二十年后掘取，即每岁皆得饮二十年陈的老酒了。此种陈酒例不发售，故无处可买，我只有一回在旧日业师家里喝过这样的好酒，至今还不曾忘记。

我既是酒乡的一个土著，又这样的喜欢谈酒，好像一定是个与“三酉”结不解缘的酒徒了。其实却大不然。我的父亲是很能喝酒的，我不知道他可以喝多少，只记得他每晚用花生米水果等下酒，且喝且谈天，至少要花费两点钟，恐怕所喝的酒一定很不少了。但我却是不肖，不，或者说有志未逮，因为我很喜欢喝酒而不会喝，所以每逢酒宴我总是第一个醉与脸红的。自从辛酉患病后，医生叫我喝酒以代药饵，定量是勃兰地每回二十格阑姆，蒲桃酒与老酒等倍之，六年以后酒量一点没有进步，到现在只要喝下一百格阑姆的花雕，便立刻变成关夫子了。

(以前大家笑谈称作“赤化”，此刻自然应当谨慎，虽然是说笑话。)有些不胜之量的，愈饮愈是脸白的朋友，我觉得非常可以欣羨，只可惜他们愈能喝酒便愈不肯喝酒，好像是美人之不肯显示她的颜色，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。

黄酒比较的便宜一点，所以觉得时常可以买喝，其实别的酒也未尝不好。白干于我未免过凶一点，我喝了常怕口腔内要起泡，山西的汾酒与北京的莲花白虽然可喝少许，也总觉得不很和善。日本的清酒我颇喜欢，只是仿佛新酒模样，味道不很静定。蒲桃酒与橙皮酒都很可口，但我以为最好的还是勃兰地。我觉得西洋人不很能够了解茶的趣味，至于酒则很有工夫，决不下于中国。天天喝洋酒当然是一个大的漏卮，正如吸烟卷一般，但不必一定进国货党，咬定牙根要抽净丝，随便喝一点什么酒其实都是无所不可的，至少是我个人这样的想。

喝酒的趣味在什么地方？这个我恐怕有点说不明白。有人说，酒的乐趣是在醉后的陶然的境界，但我不很了解这个境界是怎样的，因为我自饮酒以来似乎不大陶然过，不知怎的我的醉大抵都只是生理的，而不是精神的陶醉。所以照我说来，酒的趣味只是在饮的时候，我想悦乐大抵在做的这一刹那，倘若说是陶然那也当是杯在口的一刻吧。醉了，困倦了，或者应当休息一会儿，也是很安舒的，却未必能说酒的真趣是在此间。昏迷，梦魇，呓语，或是忘却现世忧患之一法门；其实这也是有限的，倒还不如把宇宙性命都投在一口美酒里的耽溺之力还要强大。我喝着酒，一面也怀着“杞天之虑”，生恐强硬的礼教反动之后将引起颓废的风气，结果是借醇酒妇人以避礼教的迫害，沙宁（Sanin）时代的出现不是不可能的。但是，或者在中国什么运动都未必彻底成功，青年的反拨力也未必怎么强盛，那么杞天终于只是杞天，仍旧能够让我们喝一口非耽溺的酒也未可知。倘若如此，那时喝酒又一定另外觉得很有意思了吧？

## 王统照

# 酒与水

### 经典雅谈

惟淡能永，惟无色、无味能清涤肠胃。人生的日常饮料，如智慧，此外你将何求？

“无人生而为饮水者，”因为惟酒有热力，有激动的资料，“水”，对于疲倦衰弱者更不相宜。

人生难道为喝白水而来的吗？那样清，那样淡，味道醇化了，几乎使饮者麻木了触觉与味觉。

乏味而可厌的水却被神创造出来，强迫人喝下去；除此外，人间还有更大的不平事吗？

“将渴死，守着白水，明知是可以解救一时的危急，而想吃酒的热情不能自制。纵然救了渴死，而灵魂中的窒闷怎样才能消除。”“酒”它能惹起你的兴奋，冰解了你的苦闷，漠视了痛苦，增加你向前去，向上去，向未来去的快步。总之，它是味，是力，是热情，是康健的保证者！

除却神经已经硬化了的人，哪个不存着这样似奇异而是人类本能的欲念？

但是颠狂呢，沉迷呢？

如果对“酒”先存了如此忧恐，不是人生的“白水”早已预备到他的唇吻旁边？

他对着“水”显见得十分踌躇，智慧在一边念念有辞，而热情却满泛着青春的血色，也在一边对他注视。

究竟在“水”与“酒”之间，将何所取？

他的手抖颤着。

迟疑与希求的冲突，他的手向左，向右，都无勇决的力量伸出来，而智慧与热情都等待着：一在嘲笑，一在愤怒。

而且渴念焚烧着他的心。

惟淡能永，惟无色、无味能清涤肠胃。人生的日常饮料，如智慧，此外你将何求？

无力怎能创造，无热怎能发动，无激动亦无健康，此外，即有智慧，不过是狡猾的寻求，而非勇健的担承！

两种声音；两种表现；两种的敌视与执着，对他攻击。

他的手更抖颤起来。

渴念从他的心底迸发出不能等待的喊呼，冲出了他的躯壳。于是这怯懦的人终被踌躇结束了！

而两边嘲笑与愤怒的云翳，仍然互相争长，遮盖了他的尸身。“无人生而为饮水者！”长空中有响亮的声音。

“但‘酒’是人生渴时的食物吗？”另一种声音恳切地质问。

“能饮着智慧杯中调和的情感，那不是既可慰他的渴念，也可激动他的精神吗？”仿佛是一位公断官的判词。

但被渴死的他的躯壳却毫无回应。

愚与迟疑早把他的灵魂拖去了，那里只有一具待腐的躯壳而已！

## 丰子恺

### 沙坪的美酒

#### 经典雅谈

在晚酌中看成群的儿女长大成人，照一般的人生观说来是“福气”，照我的人生观说来只是“兴味”。这好比饮酒赏春，眼看花草树木，欣欣向荣；自然的美，造物的用意，神的恩宠，我在晚酌中历地感到了。

胜利快来到了。逃难的辛劳渐渐忘却了。我住在重庆郊外的沙坪坝庙湾特五号自造的抗建式小屋中的数年间，晚酌是每日的一件乐事，是白天笔耕的一种慰劳。

我不喜吃白酒，味近白酒的白兰地，我也不要吃。巴拿马赛会得奖的贵州茅台酒，我也不要吃。总之，凡白酒之类的，含有多量酒精的酒，我都不要吃。所以我逃难中住在广西，贵州的几年，差不多戒酒。因为广西的山花，贵州的茅台，均含有多量酒精，无论本地人说得怎样好，我都不要吃。

由贵州茅台酒的产地遵义迁居到重庆沙坪坝之后，我开始恢复晚酌，酌的是“渝酒”，即重庆人仿造的黄酒。

我所以不喜白酒而喜黄酒，原因很简单：就为了白酒容易醉，而黄酒不易醉。“吃酒图醉，放债图利”，这种功利的吃酒，实在不合于吃

酒的本旨。吃饭，吃药，是功利的。吃饭求饱，吃药求愈，是对的。但吃酒这件事，性状就完全不同。吃酒是为兴味，为享乐，不是求其速醉。譬如二三人情投意合，促膝谈心，倘添上各人一杯黄酒在手，话兴一定更浓。吃到三杯，心窗洞开，真情挚语，娓娓而来。古人所谓“酒三昧”，即在于此。但决不可吃醉，醉了，胡言乱道，诽谤唾骂，甚至呕吐，打架。那真是不会吃酒，违背吃酒的本旨了。所以吃酒决不是图醉。所以容易醉人的酒决不是好酒。

巴拿马赛会的评判员倘换了我，一定把一等奖给绍兴黄酒。

沙坪的酒，当然远不及杭州上海的绍兴酒。然而“使人醺醺而不醉”，这主要条件是具足了的。人家都讲究好酒，我却不大关心。有的朋友把从上海坐飞机来的真正“陈绍”送我。其酒固然比沙坪的酒气味清香些，上口舒适些；但其效果也不过是“醺醺而不醉”。在抗战期间，请绍酒坐飞机，与请洋狗坐飞机有相似的意义。这意义所给人的不快，早已抵消了其气味的清香与上口的舒适了。我与其吃这种绍酒，宁愿吃沙坪的渝酒。

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这真是善于吃酒的人说的至理名言。

我抗战期间在沙坪小屋中的晚酌，正是“意不在酒”。我借饮酒作为一天的慰劳，又作为家庭聚会的一种助兴品。在我看来，晚餐是一天的大团圆。我的工作完毕了；读书的、办公的孩子们都回来了；家离市远，访客不再光临了；下文是休息和睡眠，时间尽可从容了。若是这大团圆的晚餐只有饭菜而没有酒，则不能延长时间，匆匆地把肚皮吃饱就散场，未免太少兴趣。况且我的吃饭，从小养成一种快速习惯，要慢也慢不来。有的朋友吃一餐饭能消磨一两个小时，我不相信他们如何吃法。在我，吃一餐饭至多只花十分钟。这是我小时从李叔同先生学钢琴时养成的习惯。那时我在师范学校读书，只有吃午饭（十二点）后到一点钟上课的时间，和吃夜饭（六点）后到七点钟上自修的时间，是教弹琴的时间。我十二点吃午饭，十二点一刻须得到弹琴室；六点钟吃夜饭，六点一刻须得到弹琴室。吃饭，洗碗，洗面，都要在十五分钟内了结。这样的数年，使我养成了快吃的习惯。后来虽无快吃的必要，但我仍是非快不可。这就好比反刍类的牛，野生时代因为怕狮虎侵害而匆

匆吞入胃内，急忙回到洞内，再吐出来细细地咀嚼，养成了反刍的习惯；做了家畜以后，虽无快吃的必要，但它仍是要反刍。如果有人劝我慢慢吃，在我是一件苦事。因为慢吃违背了惯性，很不自然，很不舒服。一天的大团圆的晚餐，倘使我以十分钟了事，岂不太草草了？所以我的晚酌，意不在酒，是要借饮酒来延长晚餐的时间，增加晚餐的兴味。

沙坪的晚酌，回想起来颇有兴味。那时我的儿女五人，正在大学或专科或高中求学，晚上回家，报告学校的事情，讨论学业的问题。他们的身体在我的晚酌中渐渐高大起来。我在晚酌中看他们升级，看他们毕业，看他们任职。就差一个没有看他们结婚。在晚酌中看成群的儿女长大成人，照一般的人生观说来是“福气”，照我的人生观说来只是“兴味”。这好比饮酒赏春，眼看花草树木，欣欣向荣；自然的美，造物的用意，神的恩宠，我在晚酌中历历地感到了。陶渊明诗云：

“试酌百情远，重觞忽忘天。”我在晚酌三杯以后，便能体会这两句诗的真味。我曾改古人诗云：“满眼儿孙身外事，闲将美酒对银灯。”因为沙坪小屋的电灯特别明亮。

还有一种兴味，却是千载一遇的：我在沙坪小屋的晚酌中，眼看抗战局势的好转。我们白天各自看报，晚餐桌上大家报告讨论。我在晚酌中眼看东京的大轰炸，莫索里尼的被杀，德国的败亡，独山的收复，直到波士坦宣言的发出，八月十日夜日本的无条件投降。我的酒味越吃越美。我的酒量越吃越大，从每晚八两增加到一斤。大家说我们的胜利是有史以来的一大奇迹。我的胜利的欢喜，是在沙坪小屋晚上吃酒吃出来的！所以我确认，世间的美酒，无过于沙坪坝的四川人仿造的渝酒。我有生以来，从未吃过那样的美酒。即如现在，我已“胜利复员，荣归故乡”；故乡的真正陈绍，比沙坪坝的渝酒好到不可比拟，我也照旧每天晚酌；然而味道远不及沙坪的渝酒。因为晚酌的下酒物，不是物价狂涨，便是盗贼蜂起；不是贪污舞弊，便是横暴压迫。沙坪小屋中的晚酌的那种兴味，现在已经不可复得了！唉，我很想回重庆去，再到沙坪小屋里去吃那种美酒。

丰子恺

## 吃 酒

## 经典雅谈

写这篇琐记时，我久病初愈，酒戒又开。回想上述情景，酒兴顿添。正是：“昔年多病厌芳樽，今日芳樽惟恐浅。”

酒，应该说饮，或喝。然而我们南方人都叫吃。古诗中有“吃茶”，那么酒也不妨称吃。说起吃酒，我忘不了下述几种情境：

二十多岁时，我在日本结识了一个留学生，崇明人黄涵秋。此人爱吃酒，富有闲情逸致。我二人常常共饮。有一天风和日暖，我们乘小火车到江之岛去游玩。这岛临海的一面，有一片平地，芳草如茵，柳阴如盖，中间设着许多矮榻，榻上铺着红毡毯，和环境作成强烈的对比。我们两人踞坐一榻，就有束红带的女子来招待。“两瓶正宗，两个壶烧。”正宗是日本的黄酒，色香味都不亚于绍兴酒。壶烧是这里的名菜，日本名叫 tsuboyaki，是一种大螺蛳，名叫荣螺（sazae），约有拳头大小，壳上生许多刺，把刺修整一下，可以摆平，象三足鼎一样。把这大螺蛳烧杀，取出肉来切碎，再放进去，加入酱油等调味品，煮熟，就用这壳作为器皿，请客人吃。这器皿象一把壶，所以名为壶烧。其味甚鲜，确是侑酒佳品。用的筷子更佳：这双筷用纸袋套好，纸袋上印着“消毒割

善饮酒者，酒逢知己千杯少。善品酒者，酒不醉人人自醉。

善论酒者，醉翁之意不在酒。

箸”四个字，袋上又插着一个牙签，预备吃过之后用的。从纸袋中拔出筷来，但见一半已割裂，一半还连接，让客人自己去裂开来。这木头是消毒过的，而且没有人用过，所以用时心地非常快适。用后就丢弃，价廉并不可惜。我赞美这种筷，认为是世界上最进步的用品。西洋人用刀叉，太笨重，要洗过方能再用；中国人用竹筷，也是洗过再用，很不卫生，即使是象牙筷也不卫生。日本人的消毒割箸，就同牙签一样，只用一次，真乃一大发明。他们还有一种牙刷，非常简单，到处杂货店发卖，价钱很便宜，也是只用一次就丢弃的。于此可见日本人很有小聪明。且说我和老黄在江之岛吃壶烧酒，三杯入口，万虑皆消。海鸟长鸣，天风振袖。但觉心旷神怡，仿佛身在仙境。老黄爱调笑，看见年轻侍女，就和她搭讪，问年纪，问家乡，引起她身世之感，使她掉下泪来。于是临走多给小账，约定何日重来。我们又仿佛身在小说中了。

又有一种情境，也忘不了。吃酒的对手还是老黄，地点却在上海城隍庙里。这里有一家素菜馆，叫做春风松月楼，百年老店，名闻遐迩。我和老黄都在上海当教师，每逢闲暇，便相约去吃素酒。我们的吃法很经济：两斤酒，两碗“过浇面”，一碗冬菇，一碗十景。所谓过浇，就是浇头不浇在面上，而另盛在碗里，作为酒菜。等到酒吃好了，才要面底子来当饭吃。人们叫别了，常喊作“过桥面”。这里的冬菇非常肥鲜，十景也非常入味。浇头的分量不少，下酒之后，还有剩余，可以浇在面上。我们常常去吃，后来那堂馆熟悉了，看见我们进去，就叫“过桥客人来了，请坐请坐！”现在，老黄早已作古，这素菜馆也改头换面，不可复识了。

另有一种情境，则见于患难之中。那年日本侵略中国，石门湾沦陷，我们一家老幼九人逃到杭州，转桐庐，在城外河头上租屋而居。那屋主姓盛，兄弟四人。我们租住老三的屋子，隔壁就是老大，名叫宝函。他有一个孙子，名叫贞谦，约十七八岁，酷爱读书，常常来向我请教问题，因此宝函也和我要好，常常邀我到他家去坐。这老翁年约六十多岁，身体很健康，常常坐在一只小桌旁边的圆鼓凳上。我一到，他就请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。站起身来，揭开鼓凳的盖，拿出一把大酒壶来，在桌上的杯子里满满地斟了两盅；又向鼓凳里摸出一把花生米来，